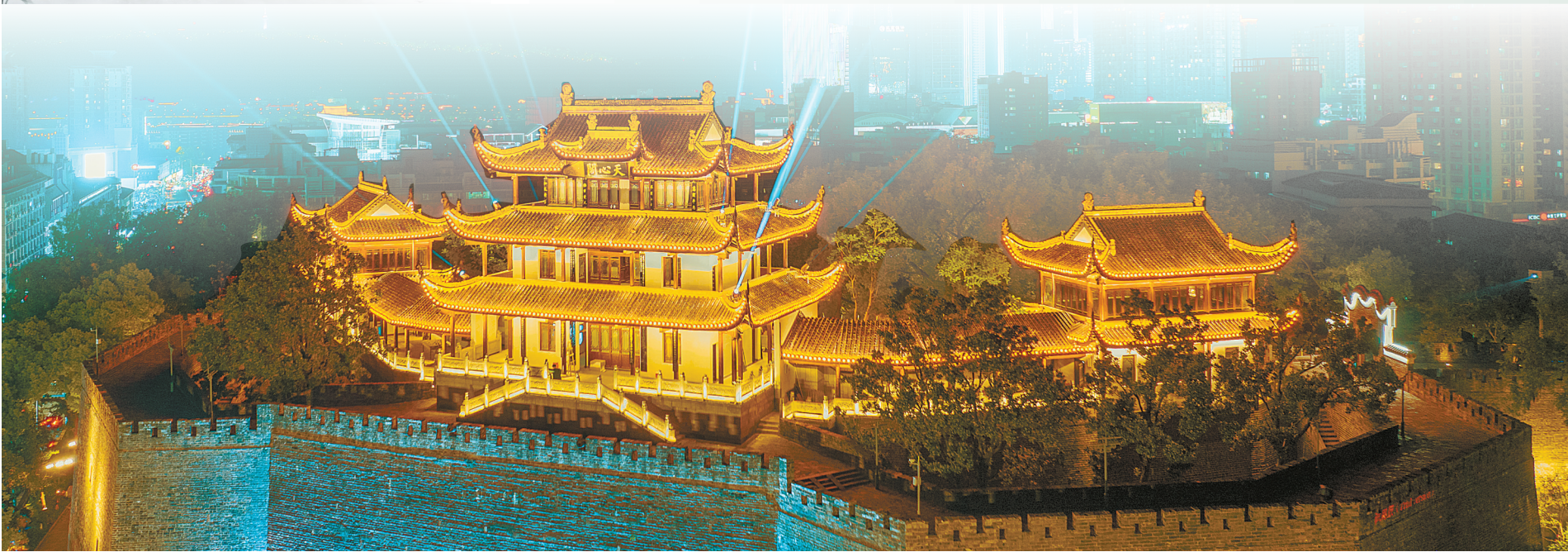


编者按

长沙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，有着3000年悠久的历史，因屈原和贾谊的影响，又被称为“屈贾之乡”。作为“楚汉名城”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和走马楼简牍等重要文物的出土，反映了其深厚的楚文化及湖湘文化的底蕴。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，为湖南文化教育的象征。长沙历史上涌现出了众多名人，留下了许多的历史文化遗迹，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在第三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召开之际，本报特别约请了一批文化名人，从自己的认识和个人观感来写长沙，以绘广大读者。



天心阁夜景。

邹麟 摄

太平老街读贾谊

谭仲池

太平老街，位于天心区的繁华地段，全长375米，是长沙保留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一条街，被授予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。

2002年春天，长沙市政府谋划对古城老街巷进行保护、修复、提质。经过科学论证，市区两级有关部门通力协作，坚持以保护为前提、修旧如旧的原则，对太平老街进行了全面的提质改造。至2007年，修缮复旧的大平街，面貌一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。

如今的太平老街，美食、美味、美曲随风飘散；酒旗彩幡凌空招展；老戏台临街矗立；店铺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吸引着游客的目光，行走在热闹异常的老街，我的心情变得兴奋起来。

我缓步朝街南走去，贾谊故居突然出现，让我眼睛一亮。

贾谊故居位于太平老街南端街尾，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，当时是西汉长沙王太傅贾谊的府邸，现在成为了长沙作为“屈贾之乡”的标志，确切地说，它是太平街活着的文化灵魂。

走进故居的太傅祠、太傅殿、寻秋草堂，眼前的贾谊铜像、黑色窗棂、书简文物、碑廊、长怀井，还有墙边角落生长的古木、芳草、丹花，我就觉得它们都在与我们对话，攀谈时代变迁、人间冷暖、岁月沧桑。

我至今清楚地记得，1999年9月9日贾谊故居重修竣工，我写过一篇《重修贾谊故居记》，文章开篇便道：“世纪之交，政明国泰，重修贾宅，古城增色，人心向之，其情滔滔，崇仰系之，其意醇醇……”

有一次，一位从北京来的文化学者在故居问我，可读过贾谊的《新书》？我当时羞愧无言。后来，我找到对贾谊有研究的学者请教，方知《新书》的原委。贾谊在世时，并无《新书》之名，是后人将其文学作品，与梁怀王的对话、奏疏等汇编成册，定名为《新书》。自成书至北宋，均以抄本存于宫廷和民间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最早刻印《新书》是在长沙。南宋淳熙八年，程潜使代理长沙太守，首刻《新书》，题名《贾子》。读后，我方悟文友问我之意，便嘱贾谊故居管理处组织专人精心校勘、注释，使《新书》早日付梓，重新面世。2006年12月《贾谊大傅新书》正式出版发行，我怀着欣喜激动之情，在序言中写道：“贾谊的思想，乃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瑰宝。其重民、爱民主张仍为我们为政之范。”

我在大傅殿墙上展板上《过秦论》前停留时，故居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去年4月2日，马英九先生来访故居，他虔诚地站在大傅殿，深情地背诵《过秦论》，令在场游客感动不已。

在故居门口，我看着一批又一批游客，朝贾谊故居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，心有所思，无以言表。太平老街的繁华兴盛，既将这“圣地”聚集了鼎沸的人气，又在闹市辟出了一片难得的宁静，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神奇天地啊！

夜色渐次笼住了太平老街，璀璨的霓虹灯光，勾画出古老街巷的鲜艳轮廓与店铺楼台的玲珑光影。一切都变得妙曼朦胧，如诗如画。

乡思就是外婆的味道

易中天

离开长沙那年，我6岁。

6岁的孩子记事不多，就连我家是住在韭菜园还是贺家塘，也记不住。只记得舅舅家住马益顺巷，因为成年以后还去过。外婆家住的地方，就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家玩，每周一次。

妈妈是外公的长女，我是外公的长外孙。外公早逝，我没见过，只见过外婆。外婆是妈妈的继母，对我倒是不见“外”，当亲外孙疼。长辈们说那是因为我长得乖巧。外婆喜欢我，每次都要为我做一道菜——辣椒豆豉蒸腊鱼。这菜百吃不厌，因此我老惦记着去看外婆。

临走那天，到外婆家告辞。吃完饭，表弟送我上火车，一路走一路哭。表弟小我一两岁，是兄弟也是伙伴。伙伴走了，没人跟他玩，自然要哭。我去武汉，没有辣椒豆豉蒸腊鱼吃了，也哭。后来回长沙，点过这道菜，仍然好吃，但没有外婆的味道。

除了到外婆家吃鱼，上街吃粉也很开心。那时不像现在，上街吃饭稀松平常。当时要省下饭钱，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尽管不过只是吃一碗米粉。何况长沙的米粉是何其好吃啊！汤好、粉好、浇头好，品种又多。不过我的偏见，是吃面可以随意，吃粉就一定要牛肉的。滚烫地端上来，吸溜吸溜吃下去，真是大快朵颐，身心俱泰。所以在我回长沙，早餐仍不肯在酒店吃，要到街上路边吃粉，就像我回武汉一定要在路边店吃热干面一样。

武汉的热干面和长沙的牛肉粉，都是我的最爱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武汉有许多湖南米粉店，现在似乎不见了。不过我在北京已经发现了正宗的长沙米粉，这可真是让人喜出望外！可见乡思无处不在，乡愁也有法可解，虽然未必都有外婆的味道。

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“家园茶”。此茶的做法，好像是用瓦罐煮茶，倒进碗里后再

加芝麻、黄豆、盐。吃的时候，要将芝麻、黄豆和茶叶一起吃下。这种吃茶的方式，不知是不是长沙的，但肯定是湖南的。小时候我在长沙吃过，因此记得。

第一次吃家园茶是在哪里，记不清了。可能是在伯父家，也可能是在姑爹家。姑爹和伯父都是有学问的人。姑爹在湖南大学，伯父在长沙一中。伯父易仁荃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，与夏鼐、吴晗、翦伯赞先生同学。他老人家熟读二十四史，但述而不作。一肚子学问，便只能讲给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伢子听，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。长大以后，与伯父见过多次，每次都能听到他老人家讲史，但每次都只是听听而已。可惜现在再也听不到了。人，就是这样。当我们轻而易举能得到时，往往是不珍惜的。等到发现这些宝贵的东西已经一去不返，这才追悔莫及。

也许，正是为了记住，我们才有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了解长沙，从老街老巷始

何立伟

前些日子，致力于做湖湘文化短视频的刘青青同她的合伙人李斌，邀请我和孔小平在白果园31号公馆用膳并拍摄视频，要我们谈谈长沙的街巷文化。我同老孔都是老长沙人口里的所谓“沙码子”，也就是地道的长沙土著。我们都是长沙的老街老巷里长大的，长沙城东西南北都住过。

北京人谈胡同，上海人谈弄堂，长沙人呢，自然谈的就是街巷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长沙，要说起它的城市文化特色，择其要的话，那也就是街巷文化了。过去长沙古城数百万居民，不就是蚁居在密密麻麻如蛛网般的老街老巷里的吗？日子如流水，在麻石上缓缓淌过，于是被称为岁月，我们亲爱的长沙的岁月，或者无声无息，或者热闹喧阗，就这么样地流过去了，正如由南往北从容而过的潺潺的湘江河。

长沙的街巷，看似寻常，但若随便拿一条巷子，细究下去，都大有文章。比方说这

条白果园老巷子，先前并不叫“白果园”，叫“老泉别径”。老泉是谁的号？苏洵，苏老泉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传说中苏老泉在长沙做过主簿，他就住在白果园旁边的一条巷子里，后门走几步，就直通白果园，这几步小路，便是后来所谓的“老泉别径”。他住过的巷子，因他得名，就叫“苏家巷”。如今巷子里还矗立着苏老泉的雕像。巷子同样也了不得，道光年间的云贵总督贺长龄、两淮盐运使黄翼、同治年间的湖南巡抚刘崑、湘军水师名将李朝斌等等赫赫人物都曾住在这条巷子里，大版本学家、藏书家叶德辉，更是在此建了他的藏书楼“观古堂”，藏书之丰，谓为国内三大私人藏书楼之一。可惜这些豪堂书楼，均毁于“文夕大火”。

白果园虽然只有三百米长，也是卧虎藏龙之地。19号就是长沙和平起义首领，任过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先生的公馆，另一个

起义将领陈明仁将军的故居，也就在离程潜公馆百把米的耕耙圃。清末翰林、民国大书法家郑家溉的公馆也在这条巷子里，我们吃饭拍短视频的这家31号公馆，旧称“杜公馆”，是当过孙中山和宋教仁的保镖的侠士杜心武的寓所。而相邻的白果园33号，则是《湘江评论》印刷处旧址。《湘江评论》为毛泽东主编，乃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学生刊物中最有影响力的红色期刊。

我跟青青和李斌说，长沙老城区里随便拿一条巷子出来，都蛮吓人的。前几年开福区委宣传部的人请我写西园北里跟潮宗街两条街巷，从晚清到民国，左宗棠、郭嵩焘、黄兴……各种豪杰闻人，随便数得出的有五六十人之多。他们同我们一样，就在这样的老街老巷里出出进进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都是些有家国情怀、经邦济世、改朝换代的人，他们是今天长沙人的样板。

了解长沙，就从了解这些老街老巷始。

年轻的眼睛

汤素兰

南湖水厂始建于1951年，曾是长沙市的第一家自来水厂。虽然长沙不断长高，但水厂依然保持庭院式建筑，两三层的房子，与沿江风光带融为一体。每到入夜，“长沙水，为民情”几个红色的毛体大字投影在水厂的外墙上，分外醒目。

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从外地出差回来，经过水厂，看到水厂的围墙外面有许多年轻人排着队，举着相机，人在围栏上朝里面看。我好奇：水厂的工作人员都下班了，大家趴在围墙上往里瞧什么呢？侄儿告诉我，说这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，从水厂两栋房子中间望过去，正好能看到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的雕像，而且从这里拍照的效果最好。

我不由得感慨，长沙的许多美景，都是被这些年轻的眼睛发现的。

水厂南侧有块三角形的空地，被命名为“红辣椒广场”，三只硕大的红辣椒挂在一面绿色墙体上，便是广场的标志。地面上保留了几段从前的火车铁轨，与南面相距

数百米的火车头公园呼应，也算是老长沙的一段历史记忆。这样的空地，是湘江边许多极平常的空地之一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随着“与青年毛泽东合影”成为“长沙游”的标配，红辣椒广场也走红。如今，不管清晨还是黄昏，或者晚上，这里总有许多年轻人来拍照和直播，尤其是汛期时，橘子洲景区临时关闭，来这儿拍照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

红辣椒广场在南湖路与湘江路交会处，离第一师范旧址不远。站在护栏边，隔着滔滔流淌的湘江水，对面的岳麓山与江心的橘子洲尽收眼底。清晨，红日初升，万丈霞光将橘子洲和岳麓山照亮，将湘江水点染得波光粼粼，两岸的街市沐浴着晨光，由苏醒而沸腾。傍晚时分，流金的夕阳为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雕像镶上了一道金边，又将金光渗透北去的湘江，融化进岳麓山的青黛里。最为迷人当是夜晚，对岸的岳麓山山脊上，灯光如万点繁星，湘江两岸的楼宇霓虹变幻，橘子洲头，青年毛泽东的巨

型石雕头像通体散发出金色的光芒。这时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写的《心之力》一文中的句子：“阳气发出，金石亦透，精神一到，何事不成？”

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的雕像，是以25岁的毛泽东为原型的。雕塑的基座设计成毛泽东的肩膀，是一个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巨大山体，用来表现毛泽东的“胸怀大志，心忧天下”的情怀担当。32米的高度，则象征毛泽东32岁时在这里写出了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不朽诗篇。头像的侧脸朝向湘江东岸，这里有他求学和工作过整整八年的湖南第一师范。他的眼神深邃高远。当他用那穿透时空的伟力与来红辣椒广场打卡的年轻人凝眸对视，并和他们留下穿越时空的合影时，我期待今天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能真切地被毛泽东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豪情感染，也能有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的坚强不磨之志节。

永恒的大屋

谭炎

那一天，我随一群党史专家去寻觅一栋在革命征程中有过鲜红印记的大屋，才知道这个平平常常的小巷里，这堵残破的砖墙后，有着如此厚重、如此闪光的历史！

这里，就是沈家大屋。大革命时期，这里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所在地，秋收起义的策源地。

大屋名沈家，实则主人并不姓沈，而是姓董。既然叫大屋，当然很大，占地四五亩，由三栋独立的二层建筑组成。院内有水井、戏台，其气派的程度，可见一斑。当时，这里还在古城外郊，傍着从长沙去湘阴、岳阳的官道。毛泽东、夏明翰、彭公达、谢觉哉这些共产党的风云人物，常聚在这里开会、议事。如今，实体的大屋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了，这里，只有长沙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一块石碑：沈家大屋旧址。她化为精神的大屋。这大屋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永恒！

1927年8月16日，这里来了一批人，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委的一个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。这一年，蒋介石翻脸，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，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他的枪口之下。接着，汪精卫又在武汉叛变，更多的共产党人丢了性命。血的教训，使共产党人觉醒了：枪杆子握在别人手里，命就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没有自己的武装，谈何革命？8月7日，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会议，史称“八七会议”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，明确了要建立自己的武装。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委，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，组织湖南、江西边界的工人、农民和士兵举行秋收起义。

起初，会上有人提出组织工农暴动，攻打中心城市，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反对。根据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，毛泽东主张革命转入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。提出在条件比较好的湘东赣西地区发动暴动。省委经过多次讨论，在8月30日的常委会议上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，决定以长沙为中心，包括在湘潭、宁乡、醴陵、浏阳、平江、安源、岳州七县组织秋收起义。

就是在这栋大屋里，就是在这次起义中，中国共产党人喊出了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响亮口号，举起了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大旗，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！

这栋大屋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一段多么厚重的历史！它与这座古城里的清水塘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、新民学会旧址和橘子洲头一样，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里闪光！

致敬，沈家大屋！

长沙好风日

王跃文

我总嫌长沙城区太热闹，喜欢爬湘江之西的岳麓山。名震宇内的岳麓书院自不必说，登爱晚亭后山可拜谒蒋翊武、黄兴、蔡锷、陈天华、禹之谟诸先贤，他们均长眠于此。陈天华之愤恨蹈海，只为警醒国人自救自强；禹之谟竟敢在清廷眼皮底下聚集长沙民众公祭；反清志士陈天华，真有冲天干云之胆魄；蒋翊武是武昌起义总指挥，率领热血青年打响了反清第一枪，被孙中山先生誉为“开国元勋”；蔡锷将军为讨袁拔剑南天，以一隅而抗天下，自言明知无望，亦不为争胜利，只为争四万万同胞之人格。我每次登临岳麓山，都觉清风过肩皆为肝胆之气。

有时我干脆住乡村去，乐得更多清闲。出长沙城一路往西北，过沙坪便到北山。抗日名将李默庵是北山人，他家大宅立于平畴绿野之中，环宅有溪，溪有小桥。大宅有中国庭院风，回廊假山，花窗壁画，灰砖素脊，琉璃盖瓦。格局又得西式巧设，起居室开敞明亮，木板铺地，舒适实用。李默庵当年戎马倥偬，可谓儒者之大济天下者，却又选北山故园作隐逸之所，令人生古儒侠之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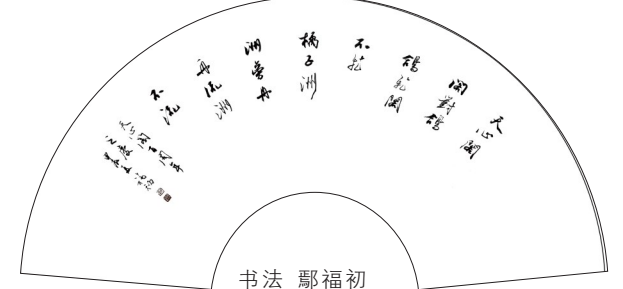
长沙乡外好玩的地方极多。沿湘江西北岸北上有乔口古镇，街巷外便是田垄、湖泊和河汊。我初次去乔口正逢秋日，田埂间随处可见着紫苏，叶子青面紫背，风吹过青紫变幻。到乔口当然要吃鱼，此地鱼宴菜式很多，我最喜欢的是紫苏红姜煮鲫鱼。我在一家临水小店，望着白得像牛奶的鲫鱼汤，闻着熟稔了几十年的紫苏香，喉结忍不住直咕咚！我问：土鲫鱼吗？店家说：当然是土鲫鱼！不然，有这汤色吗？

哪怕漫无目的，驱车去乡村随便兜兜风，也是极好的。比如这时节，路旁会堆着西瓜、香瓜、桃子、梨子各色瓜果。停车问价，比城里自是便宜，货比城里新鲜。挑瓜是件很有乐趣的事，比方西瓜，先看表皮，泛着粉白毫霜的，必定是刚摘下的；再看瓜藤，应是青的，带着一两片水灵的叶子。判定西瓜生熟，可敲听声音。响声要脆得恰到好处，太脆的很可能没熟透，有中空回音就熟过头了。若腕力足，可凑近耳边压压，听得里面噼里啪啦，必定是好瓜。

盛夏去乡间寻荷，自有别样意趣。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乡间荷塘边买莲蓬，不是吃，拿回去插瓶。集市上买来生吃的莲蓬，五毛钱一个。我自己到荷塘里去采，一块钱一个。我开玩笑还价，村翁也笑道：您是拿去做艺术品啊！艺术嘛，肯定贵些！莲蓬、荷叶和莲花苞，都连同两三尺的茎折断，小心用荷叶包好，带回家阴干插瓶。夜间，灯光将我书桌插瓶的干荷、枯莲、黑莲投到墙上，颇有八大山人笔意。



徐照海 画



鄢福初 书